

问题：我是一个十三岁的女生，不喜欢追星看综艺，喜欢研究古埃及，
是不是心理不正常啊？

这个叫不寻常、不普通 (common)。
不叫做“不正常 (normal)”。

中国文化里把“常”的正面价值看的很重，这其实是对“法不责众”这条庇护性法则的极端利用造成的。

无论如何，藏身于正态分布的方差之中是安全的，因为就算这里是非法的，法亦不能责众。而你如果突出 (stand out)，那么你就会暴露 (exposed) 出来。

这会带来两重危险：

1) 即使目前的评价里你这种突出是受鼓励的、正面的，难保明天评价体系一变，从惟有读书高变成反动权威，从“世代簪缨”变成“恶贯满盈”。

而无论怎么变，“大多数”是不会受到波及的，因为法不责众。

2) 你在某一派的评价体系里是正面突出，那么你在其敌人的眼里就是负面突出。很遗憾，不管你觉得如何荒谬，总是会有“那一派”。

而无论是哪一派，只要它是关心现实势力的，都不会把大多数人划到对立面去。

这两条加起来是密不透风的，所有角度的突出都是将自己暴露在交叉火力之下，总有一枪瞄准你。

最安全的就是成为大多数中的一员，成为“常”。

不要对此愤愤不平，因为愤愤不平没有用。你只能以此为既定和永久的事实前提来考虑自己的选择。

这意味着无论你为什么原因异于大多数人，你都要意识到这其中天然隐含着危险性，容不得你基于任何政治正确去相信“这是不要紧的”。作为父母，你在孜孜以求子女“出人头地”之前，最好也先想清楚这一点。

你是不是确实准备去面对和承受这个风险？你打算基于什么理由去承受？

第一种，是你没得选。

生下来就天赋异禀，或者要继承王位（没有反讽之意），就是这么个不平常的命，注定不可能平常。又或者命运把你放在了一个位置上，要么流芳百世，要么遗臭万年，总之想要“平常”就是没有。

这既是不幸，也是幸运，因为你不用想什么意义问题、代价问题了，你就老老实实去扛吧。

第二种，是有得选。那么你选了就要认，不要选了要出人头地，等出人投地之后又埋怨过不了普通人的生活。

你自己想当偶像，那么被粉丝反噬的时候不要觉得冤屈。

(未完，待续)

评论区：

Q: 答主，你看提问者的 ID……然后就是最高赞指出的一个答题区有趣的现象。

我觉得，这份对提问者的认可，不值。

A: 这没什么要紧。

我不是在给提问者做私人解答，我是给所有类似情况的人做解答

Q: 同意。这个年龄的孩子，如果没有极度特殊的社会经历，对世界的认识只能建立在基于自身有限经验的想象之上。无论他（她）喜欢什么、讨厌什么、爱好什么、憎恶什么，都与叶公好龙差别不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有自己的爱好，这是正常的。古埃及确实是比较罕见的兴趣方向（即使是对当代埃及人来说），比之追星之类的爱好进阶门槛硬性要求也比较低，所以是不寻常的。

Q: 这个叫做“不常”，不叫做“不正”。我认为“正”与“常”总放在一起作为一个词使用就容易产生歧义与误解，甚至是价值上的误判。A 说正常，B 说不正常，由此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，甚至引发了争论，殊不知 A 是在肯定这件事存在上的普遍，B 是在普遍存在的基础之上也坚持否定的价值判断。反之亦然。常的事有很多，不代表它们正，也不代表它们不正。正的事有很多，不代表它们可以常，也不代表它们不可以常。

Q: 你是不是确实准备去面对和承受这个风险？你打算基于什么理由去承受？——非常必要的考量。理想需要技能、需要同志。

解决问题的技能、团结同志的技能、忍受困难的技能、信仰的技能、原谅和宽恕的技能。最终，支撑你不断努力的，不会是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而坚持——恰恰相反，“对美好世界的向往”在将来会是你最凶恶的敌人。支撑你无限努力的，是不断的原谅和宽恕。同志不是“对美好世界的共同向往”的产物，而是宽恕和原谅的产物。

<https://www.zhihu.com/answer/1473067848> (#理想的能力#)

Q: 多数人的暴政。今天发现知乎有了追更功能，不知道还要不要评论区订阅？

A: 仍然推荐手动 mark，至少手动通知不会停。

Q: 谁能来帮我解释下，既然大多数最安全，为什么人类社会会有精英这个群体。

他们明显不属于多数人对吧

B: <https://www.zhihu.com/answer/932099397> (我想听听大家对所谓精英主义的看法?)，

这是个人对精英主义的看法，虽然没有专门解释你的问题，但也不算离题太远。回到你的疑问，所谓“精英群体”的现象，背后实际上是冥律分布——这是人们使用“社会权力”作为统计指标，来观察人群分布必然会形成的结论。只要你观察的系统里，同一因素在各统计对象之间不独立、存在正反馈效应，那么该指标在宏观统计上就会呈现出幂律分布的特征。社会权力正是这样一种存在正反馈效应的因素。

Q: 谢谢亲的答案。不过可能我的问题没有表达清楚，那我换个例子说明我的困惑吧。根据原答主的回答，他说个人在人群中最安全的选择和位置是成为大多数。所以，我很不明白的是，如果按照这个推断，那所有属于各个领域的专家精英就都是不安全的存在。比如，学校里的尖子生，奥运会的冠军，科技领域的诺奖，甚至各国政府首脑，诸如此类的个体全部都是属于极少数对吗

B: 虽然在答主评论中大放厥词似乎有些不妥，但既然你问了，我就说说自己的个人看法。首先，这个论断和论证过程都有不小的问题——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又有其合理性。下面我不谈有问题的地方，仅说说合理的部分。其次，这个话题，反映的实际上是人类个体作为社会动物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所具备的社会权利之间的矛盾，更本质的来说是人类个体的动物性需求与社会性约束之间的矛盾。

人类先民的个体由于生理构造限制，无法独自在自然界完成生存与繁衍任务。在险恶的自然环境威胁下，选择以群居方式的那些先民最终生存并壮大起来——生物学把这个历史总结为：人是群居性动物。伴随这个历史过程的，是不断细化的分工与合作，与随之而来不断丰富的权利与义务（没有形成并加强这个机制的族群必然会被淘汰）。这个机制现在也依然是人类社会运转最为基本的逻辑。这个机制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、在不断的博弈中，以文化、道德、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形式，以生产关系为内容，不断丰富、固化、沉淀起来。而答主所谓最安全的位置和选择，实质上是“以放弃追求特权为成本而换来不需要承担特殊义务”的生存策略。

然而，一方面群体面临的生存压力总会分摊到每一个个体身上，总会有个体需要承担超出一般成员的责任，很多时候当事人不见得有进行选择的权力；另一方面，不同个体的生活经历差异与随之而来的价值取向差异，也会驱使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情况下选择不同的策略、使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选择不同的策略。显然，答主所讲的这种策略并不能总是最优策略（但大部分时候可以是最不坏的策略之一）。你的疑问就在于没有看到这个策略的局限性。

另外，我再重复强调一下，只要在不同的个体间存在有正反馈效应的因素，那么以该因素为统计指标进行的观察和统计结果就会呈现幂律分布——这是一个平凡的数学推论，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。人类社会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，就是削弱和延缓这个效应对社会的破坏作用。一方面是个人的选择问题，另一方面很多时候当事人不见得有的选——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也就是所谓的“时势造英雄”。

更新于 2023/8/10